

## 難忘的工廠回憶

內地的新教育實驗，創始人朱永新拿一丹獎的獎金，成立了新教師基金，每年全國遴選約四十名教師，稱為“明師班”，逐漸形成一個教師的學習群體（learning community），開始與香港賽馬會的 Innopower 歷年遴選的教師，組織互訪，頗有意思。最近明師班訪問大灣區 - 東莞、深圳、香港。

東莞，勾起了筆者 1980 年代中期，訪問一所東莞工廠的記憶。那可是非常典型的工業社會的流程式運作。是筆者第一次目睹工業社會的狀況，至今難忘，覺得值得與讀者分享。

那是內地開放改革的初期，也想不起是在什麼項目之下去參觀的。反正是作為經濟發展的正面例子去看的。應該是起碼有幾千人的大廠。老闆是香港人，裏面的工人，都是農村來的，後來稱為“農民工”。猶記得那個車間，200 個工人，只做一件事，就是拿著一支一呎多長的鋼針，把棉花塞進一只玩具兔子的長耳朵，那是這個車間唯一的工序。記得那是為一家德國公司做加工，那兔子是 Roger Rabbit，是應了當時第一齣真人與卡通同時出現的電影的玩物，會銷到全球。



■ 1980 年代東莞工廠

當時剛好經過文化大革命不久，釋放了農村的勞動力。東莞有許多大工廠，把原來肥沃的農田，變成了水泥地的廠房。不過當時參觀沒有注意這些，只是覺

得比江浙一帶的鄉鎮企業要“先進”。大約 200 人的一個車間，牆上有一大張寫在紙上的大字通告，記得大意是：“擅離車間上廁所不得超過五分鐘”。當時也沒有太大的感觸，反正這是現代大工業的象徵。大量的農民工，都是自願來受僱的，他們忍受著微薄工資，嚴苛的規章制度，付出的是大量的血汗。雖然沒有了在農村的自由，卻能夠為家裏賺到真金白銀，比起在農村按“工分”得到的淺薄收入，仍然是天淵之別。

### 社會主義，可以有市場經濟？

今天回憶起來，那是中國艱苦奮鬥的一段歷史。你說那是資本主義剝削嗎？的確，現在想起來，是很不人道的工業流程，老闆也從工人身上賺取了厚利。但是，宏觀來說，沒有許多老闆的願意投資（開始時很多是香港人與台灣人），沒有當時大批農民工的血汗，就不會有覆蓋全球的“Made in China”，中國就無法從幾乎“一窮二白”的狀況下掙扎求存。三、四十年前，美國人在市場上能買到的，幾乎全是“中國製造”。記得曾經有美國人以不買中國貨做實驗，以失敗告終。美國人民享受到的廉價中國貨，其實是建築在中國全民的血汗之上。

這裏面有一個玄機：鄧小平南巡以後，允許市場經濟的出現。市場經濟，自然就會有剝削。為什麼以反對資本主義為原旨的共產黨，竟然會允許市場經濟的出現？這裏面不是有明明白白的資本主義剝削嗎？這背後的辯證思維，也許是西方哲學無法解釋的。關鍵是，市場經濟，衝擊了僵硬的計劃經濟，釋放了生產力。記得也的確出現過短暫的“工潮”，但卻沒有讓集體主義的社會制度崩潰。這與前蘇聯的情形很不一樣，在那裏，似乎只有規劃經濟的“社會主義”徹底讓路，經濟才能鬆綁（但經濟也沒有起飛）。純粹的贊頌或者純粹的批判，似乎都難以解釋這個玄機。馬克思再生，也會大吃一驚。

記得 1980 年代與上海智力開發研究所合作，他們就努力與大規模的人力規劃傳統作博弈，那是一個旁人無法理解的來回妥協過程。規劃的思維仍然存在，但是又要允許甚至鼓勵市場經濟。筆者沒有生活在內地，也不是經濟學家，只能夠是事後思考。這裏面的過程，若是能夠有能者加以描繪分析，將是一門很好的學問。（或者已有如此的分析，恕筆者孤陋寡聞。）

### **生產提升，也可以感到教育變化！**

逐漸，以東莞為代表的工業區域，因為資本的輸入，因為農民工的存在與消費，慢慢地發達起來，成本也不斷上升。這些低成本、高剝削的工業，逐漸立不住腳。開始是這些工業轉移到中國的西部地區，很快就在中國的國土上式微，而轉到其他經濟不發達的地區，如孟加拉、越南、柬埔寨、… 還到了其他的大洲。

筆者有一名學生，1980 年代在深圳開廠，場子不太大，為家用電器製造包裝的硬紙盒子。例如電飯煲、電燙斗之類。市場需求極大，他生產的紙盒，一個型號的電器，就要生產幾百萬隻，半年內只生產同一格局的硬紙盒。都是電器商發來的設計，廠內不用設計。也有簡單的機械，主要是手工。後來因為深圳的勞工成本愈來愈高，這種簡單的紙盒生產，都移到西部地區或者東南亞、南亞去了。

我這學生，改為為一家世界著名的公司，生產手提電腦的硬紙盒。第一、每個型號，產量不多，頂多一、兩萬；因此需要有自己的設計部門，更新生產流程的設計。第二、就算是同一型號的手提電腦，也會有臨時的微小設計改動，例如加一個什麼零件、電綫。第三、所有的紙盒，必須在電腦產品到達之時，馬上裝箱，無縫流程，不設中途儲存。因此這個廠的設計部門，從原來的零，變成一個佔 1/3 人員的大部門。生產過程，也從手工業式，轉到機械化，轉到自動化。

同時，光是為一個生產商服務，已經無法滿足工廠的生產能力。於是需要有人員，不斷外出招攬生意 - 有生產商的，也有用家的。於是又有了 1/3 的人員負責營銷。而 1/3 參與直接生產的工人，也需要能夠駕馭自動化程度較高的機器。

### 憶苦思甜，可有惦記農民工的血汗？

筆者留意的，是這家工廠所雇用的人員，從純粹的從事手工操作的農名工，變成有設計能力、營銷能力、掌握自動化機械的人員。他們的學歷要求，很不一樣，也就是他們所受的教育，也是完全不同的層次。中國教育的發展，純粹從教育內部，估算有多少學生進入不同的教育層次，是看不出來的。

原來那些低層次的生產，到哪裏去了？筆者就在大約 15 年前，在非洲的斯威士蘭（還沒有與中國建交），參觀過有台灣資本，投了一家 5000 人的工廠，利用了美國的非洲特殊配額，製造很基本的 T 恤和牛仔褲。全部領工都是來自上海的製衣工人。辦公室掛的是青天白日旗，文件用的是簡體字，對講機裏面講的是上海話。

在中國本土的企業，直奔世界市場。除了日常的用品、衣著、食品，還有各式高端的產品。產品的質量不斷提高，逐漸能夠在國際市場上參加競爭。連帶生產的水平與技術，也不斷提升，逐漸超越國際水平的產品愈來愈多。國際市場上比較觸目的，例如汽車，只不過是冰山一角。筆者近日與友人謔言：有什麼是中國不能生產的？

難怪西方驚呼中國“產能過剩”。老實說，在國際市場上，能夠跨越國界的，哪一樣不是因為國內“產能過剩”。很多發展中國家，不是因為發達國家的“產能過剩”而蒙受經濟入侵？只不過這次是發達國家感到了來自中國的經濟壓力。

筆者這裏不厭其詳地回憶了中國脫離苦難的血淚經歷，並非故意頌揚中國的功績，而是覺得以前流行的“憶苦思甜”，也應該回憶開放改革的血淚史。今天的年輕人，可以有條件“躺平”而繼續生存，這裏面埋下了多少前輩的血汗？